

□ 龙本夙

# 苗乡筑富路 僻壤通坦途

20世纪70年代,春天犹如一位辛勤的农民披着绿色外衣来到了深山苗乡,但寒意仿佛被无形绳子束缚住了,不可动弹,迟迟不肯离开这片寂静的土地。

那时,老家锦屏偶里还没通公路,从县城回家一趟,还得翻山越岭,走四十余里山路,购买生活必需品,要跑到县城或到十多里远的邻乡才能买到,全程跋山涉水,一个来回,得花一天工夫,全靠肩挑背驮,累得腰酸背痛。被外界称为三不通的地方——不通路、不通电、不通水,说是穷乡僻壤,毫不为过,寨上很多老人不会说汉语,无法与外面语言交流沟通,外面姑娘都不肯嫁到这里来,本地姑娘都想办法远嫁他乡,当时流行一首歌谣:“有女莫嫁偶里郎,吃饭只有半个月。砍柴要翻锯子坳,割草要到打岩塘。”

为了方便生产生活,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出行难的问题,由四个大队组织商议(当时乡称为公社,村称为大队)提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,哪怕倾家荡产,必须把

通路的问题解决掉。经过商议后,决定由一个退伍回来的工程兵带人测量,自行设计、施工,当时也没什么图纸、预算,也没有测量仪器,全靠双眼和一根竹竿,目测和评估,公路全长7.2公里。以生产队为单位,分段包干。当时,上级解决资金9000元,用于购买炸药和生产工具,全程靠群众投工投劳,自力更生,用钢钎、铁锤、锄头,一凿一锄人工开挖,大多数人手被磨破了仍然坚持上阵,日晒雨淋,人身上被晒成了古铜色,手上的老茧,破了又长,长了又破,犹如老树长出的硬痂,但没有人叫一声苦,喊一声累。

经过两年多苦战,终于硬生生挖通了平路至偶里的公路,这条路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,是劳动人民辛勤汗水的结晶,更是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卓越创举,尽管路面窄、坡度大、拐弯多,却实实在在是一条幸福路,它终结了村里祖祖辈辈肩挑背驮的历史,让山里人第一次走出了靠双脚丈量的艰难岁月,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,

为大山苗乡后来发展种下了希望的种子,幸福之花在大山里绽放。

通车后,推开了苗乡山寨的大门,能连接外乡,促进沟通,拓宽视野,个体小商店如雨后春笋,应运而生,让市场活跃了起来,农特产品有了销路,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村民增收和地方经济发展。以前到县城赶集买些生活用品,天还没亮就启程,到天黑才能回到家中,回来累得茶饭不思,如今一个来回,要不了一个小时,路让山里人看得更宽,走得更远。

后来,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,对这条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,现已焕然一新。关键的陡坡被降缓,急弯被取直,路线变得流畅而安全。路基经过全面加固与拓宽,被铺成了崭新的沥青路,以往晴天一

身灰、雨天一身泥,高低不平、泥泞水坑的状况,已成为过去。这条路不仅解决了群众出行难、行车险的忧虑,更承载着全体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,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平安路、舒心路、幸福路。

如今,寨上东南西北四个出口都通路了,并且硬化,形成了路网,四通八达,班车、网约车通到了家门口,交通便捷。农业生产通过机械化耕作,效率提升,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基础保障。70多岁的老奶奶说:“以前鸡蛋在村里卖不上好价钱,现在拿到城里就能卖上好价。自家的蔬菜吃不完,要么喂猪,要么就只能在地头烂掉,如今跑城里一趟,就能换回现钱。”

路通了,方便村民出行和农业生产,居住环境也得到改善,种植养殖水平大幅度提升,乡风文明建设发展繁荣,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,越过越甜美,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每次回到老家,聚在一起聊起家常,老人们常常回忆起筑路那段艰辛往事,从他们的眼神里,流露出当年修路的激情与感慨,那些曾经辛勤洒下的汗水,为苗乡发展谱写了新篇章。

## 锦绣黔东南 奋进新时代·辉煌70年



□ 张德冲

## 魅力沟洞

孟春,我从剑河县城出发,驱车沿着省道311行驶,东行100余公里,一路欣赏着公路旁的美景,一路憧憬着目的地——沟洞,不知不觉这座美丽的侗寨就出现在眼前。

沟洞,坐西北朝东南,青山环抱,小溪缠绕。全村268户1200多人,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美丽侗寨。该侗寨于2015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;2016年获得贵州省侗学研究会“魅力侗寨”荣誉。

走进沟洞,给人是村在林中、林在村中的感觉。生态保护完好,环境恬静优美,村里树林比比皆是,村中、村旁都是树林,这些树高大葱茏,而且植被保护完好。沟洞一直以来都遵循自然法则,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

风雨桥是沟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因桥上建有廊和亭,既可行人,又可避风雨,使得它成为沟洞村前后寨的交通要道。桥上“明末八石桥畅通衢大道,清初千古松描绘和谐谱机”等对联增添了村庄的文化底蕴。

沟洞不仅环境优美,而且红色文化浓郁。

1934年9月26日凌晨,萧克率领红六军团,向广大进发,在大广坳遭到敌军伏击,红六军团未能攻下大广坳而转走高下柳北上。当天下午,红六军团冒着蒙蒙细雨,翻过谢寨屋脊到达沟洞村,村民王道田作向导,经高下柳、敏洞、干达、平鸟到达高坳营。

从此,沟洞留下了红军的足迹,播下红色的种

子。如今沟洞建有三重飞檐的红军长征纪念馆,用作红色革命教育基地,永远激励沟洞人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。

沟洞历史悠久,街市繁荣。清朝年间,一条商路从天柱经石洞、孟优、龙塘、朗洞、沟洞、岑广、南寨到柳基。这条商路全程铺花石,故称花街路。直至今在,沟洞村的八沟、盘渠沟、白水牛肩等地方还保留有较长的路段。其中古迹最为明显的是回龙桥及桥头的石碑。

回龙桥因架在回龙溪上而得名。桥头石碑记载:最初回龙溪上架的是简易木桥,有道是易涨易退山溪水,特别是夏季,回龙溪常涨水,水大时,常冲垮木桥,影响商人行程,满洞司(南明)正长官司杨参雨召商人及沟洞人捐资修桥。该桥于清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冬建成,桥身为沟洞青石,没有灰浆,圆孔型。桥身藤蔓相连,垂吊,桥头古树参天,古朴清幽。

沟洞的自然环境是一大亮点。清澈的溪流穿村而过,四周的青山绿树环绕,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。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徒步登山,呼吸新鲜空气,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。村里的有机农业也是一大特色,游客们可以亲手采摘新鲜的蔬菜水果,体验农耕的乐趣。

随着沟洞的知名度不断提升,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。当地政府和村民也意识到,只有在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同时,合理开发旅游,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。因此,他们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,确保旅游开发不会破坏村落的原貌和生态环境。

沟洞的故事还在继续,它不仅是一个民族传统村落,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,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。在这里,传统与现代、自然与人文和谐共存,共同绘制出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聆听,亦曾撰文专题评析。其余词作虽为初读,却已见才情,待闲暇之日,必当一一寻来,静心品味其中韵味。

我时常怀念丹寨,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在这片土地上躬身耕耘、挥洒热血,更是因为这里有我最牵挂的丹寨文友。闲暇之余,我们一起去徒步龙泉、扬武、排调、兴仁、南皋、雅农等乡镇村寨,攀登四方山,探访丹寨采石遗址,寻访麻鸟、也都、岩英、排牙等村寨,拥山揽水,紧贴丹寨大地。文友相聚,谈文论艺是少不了的,把酒言欢亦是常事。酒酣耳热,便唱民族歌谣,吟诵自作诗词;谁若在文学路上稍作停顿、心生懈怠,众人便相互提醒、彼此勉励。此间,我率先书写丹寨村落,推出了一系列作品,文友们亦笔耕不辍,屡有佳作问世。我深知,我们的丹寨,正需要有这样一群人,以文学之名,为它放歌,为它礼赞,为它深情守望。

我坚信,丹寨文友们植根苗岭大地的文学之路,必将越走越宽广,越走越明亮。而世标兄这部《泉山吟稿》,便是这条路上最坚实的足迹,愿他以这部书为新起点,在文学之路上继续前行,创作出更多不负时代、不负家乡的佳作——这便是我对世标兄最诚挚的期待。



□ 石彬志

## 七秩黔山谣

银锤叩醒古寨烟,铁轨穿云万籁弦。  
蜡染春溪织锦路,芦笙唤月绣梯田。

酸汤煮沸星河夜,牛角斟空沧海潮。  
百褶裙旋千载梦,铜鼓震开九重天。

风雨桥头虹饮涧,鼓楼檐角雁书笺。  
篆刻刻尽青山骨,绣线缝连碧落泉。

七秩芳华凝玉露,万峰翠色化诗篇。  
且汲清醪酿新酒,再借东君五百年。

□ 杨秀清

## 又到谷雨时

谷雨时节又到了,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雨,时而大,时而小,雨滴子打在屋檐下,滴答滴答地响,像极了童年里那些熟悉的声响。我坐在办公室里,听着这雨声,思绪不觉又飘回到孩童时代。

我的家乡地处雷公山脉东部边缘地带,坡陡谷深,山多田少,却有一条蜿蜒蜿蜒小河穿过,河水清清亮亮的,长年不断,因此除非是特别干旱的年头,庄稼人耕种总还是有些保障的。

家里一共五口人,我们三兄妹出生时,已经不再分田地了,能分到田的,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人,家里的田也不多,总共两亩多一点。这两亩多地,便是一家人的主要生计来源。

20世纪90年代那会儿,外出打工挣钱还没有盛行开来,大多数人家最大的生活保障,就是守着那几亩田地过日子。那时候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养一两头猪,年底卖了换钱,还有就是养一些鸡鸭之类的家禽。那时候几乎家家都在养牛,这些牛可不是为了卖钱,他们是庄稼人最得力的助手,犁田耙地全靠它们。

每到谷雨时节,听到大人们说得最多的,就是准备稻谷种子了。听大人们说,在谷雨这一天下种子最合时宜,误了时节可就不成了。可以说,谷雨是庄稼人一年忙碌的开始。

谷雨过后,雨水渐渐充足,大家就开始犁田了。犁田是个力气活,也是细致活,田一般都要犁两到三遍,这样才能保证田犁得透彻,庄稼才能长得好。

这个时节家家户户都在忙碌中,我们小孩子除了读书,主要任务是上山割草喂牛,帮助大人减轻些负担。田埂上、山坡上满是绿绿青草,有的在割草,有的在犁田,满山遍野都是一派热闹景象。

可那时候的我们,并不感觉这是什么幸福的事。每天放学都有干不完的话,心里常常想要逃离。现在回想起来,却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,是与大自然接触最深的一段体验。那时候的辛苦,变成今天珍贵的记忆了。

每次回家,总想去走一走儿时走过的那些小路,看一看那片曾经割草的山坡,在记忆里寻找大人们在田里犁田的景象。可如今,一切都悄悄地变了。

满山遍野的草地,不知什么时候长成了茂密的丛林;那些蜿蜒的小路,被荒草和灌木吞没了;曾经的一层层梯田,变成了一片片山林。恍惚间时代变了样,大家依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,只是不再养牛、不再犁田,不再割草了……

心里头,总有些说不清的失落。

雨一直在下,不知故乡的家人们,还有多少人在重复着谷雨时节的忙碌。

□ 杨秀学

## 心灵的长河

除夕的前一天,我独自守着空寂的办公室,最后一次打卡。窗外中国结连成一片红色的海洋,将整座小山城浸染在喜庆之中。当我撕下台历的最后一页,瞬间突然意识到,时光就像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,又悄然带走了一年的光阴。望着空荡的台历架,难以名状的怅惘涌上心头……电话铃声骤然响起,免提传来友人爽朗的声音,他托人捎来的乡土风味已经在路上了——七八条稻鱼,还有一小壶自酿的糯米酒。

过完年后,我想着还剩下几条鱼,怎么处理呢?拿去送人吧,觉得不妥,因为这辜负了好友的心意。放生,一个美好的念头萌生了。怎么放,拿去哪里放?是东湖、金泉湖,还是巴拉河、挂丁河?经过多个方案比较,决定放到清水江去。

初春的一个正午,阳光和煦。我与妻子携着装着鱼儿的塑料桶,驱车沿清水江岸前行,最终选定一处风景秀丽之地进行放生。

初入江水的鱼儿略显迟疑,但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环境,欢快地游向深水区。目送它们渐渐渐远,我内心涌动难以言表的感动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放生,更是一次心灵的净化。当最后一条鱼儿消失在粼粼波光中,我转身离去,内心充盈着平静与满足。

曾记多年前,同样是临近年关时,某亲朋特意送来一只乌龟。因距春节尚有时日,我便将其养在卫生间的塑料盆中。犹记童年时,师长们常以“龟兔赛跑”的寓言激励我们勤学奋进。乌龟呆头呆脑,还背着一大块甲壳,我心里就纳闷了,这个家伙老实笨了,怎么去和兔子比赛跑呢?乌龟输掉比赛应该是没有悬念的,但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,乌龟赢了比赛。慢吞吞的乌龟靠什么赢得比赛的呢?靠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精神。这则寓言故事对我而言,犹如醍醐灌顶,一生受用。由此,乌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高大起来。

这只乌龟在我家栖居了一个多月。开始它蜷伏盆内,很少活动。渐渐地,或许是它感知到了我们对它并无恶意,胆子大了起来,不时爬出盆外走动,只不过它的大多数活动是在晚上。有一个周末,夜深人静了,我独自在书房里“网事悠悠”,突然脚下传来窸窣窣的息声,低头一看是它在啄我的裤管呢。有时它还爬到床边探头探脑,那样子怪憨态可掬的。它行走在过道的木质地板上发出“滴滴朵朵”的声响,只要这种声音传来,就知道它出来活动了。这声息在我家,我的脑海里持续了很久。为了让它得享自由,我决定将它送归江河,回到它固有的家園去。那天将它放入江里,目送它缓缓游向深水,即将隐没的刹那,它竟回眸凝视,那灵性的一瞥,似在作别,令我顿觉心神俱净,身心填满了慰藉。

放生,是对生命的尊重,也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生的反思。在生命的旅途中,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条河流,那里流淌着对生命的尊重,流淌着对大自然的敬畏。

## 都柳江畔吊脚楼

一江碧水绕青山,半崖木楼枕云烟。绵延的都柳江,淌过黔东南层叠的山峦,携着山野清风与河谷灵气,在悠悠东流的岁月里,于两岸陡坡崖边,托举起一座座古朴沧桑的侗家吊脚楼。山依水而立,楼依山而建,山水为邻,草木为伴,这些凌空错落的木质老屋,便是都柳江畔最绵长的烟火诗,藏着山野的静谧,载着侗族村寨的温情,沉淀着岁月不语的温柔。

都柳江的水,常年清透见底,四季温凉如玉。晨雾漫起时,江面笼着一层朦胧的轻纱,水波不兴,流云倒影在碧波之上,随微风轻轻晃动。江两岸没有平整的平川,皆是起伏的山岩与缓坡,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侗族先民,不削山平土,不违山水天性,择崖而居,立柱造楼。一根根粗壮结实的杉木,深深扎进岩缝土层,撑起整座木楼的风骨。后半屋贴合山体崖壁,安稳踏实,扎根山野;前半屋凌空悬于江畔,悬空而立,轻盈雅致。不用一颗铁钉,全凭榫卯咬合、木架相牵,匠心藏于方寸木构,智慧融于依山临水的栖居之中,与山水共生,与自然相融。

黛色的青瓦层层叠叠,覆在吊脚楼的屋顶,历经日晒雨淋,褪去初建时的鲜亮,晕染出岁月沉淀的温润灰青。原木打造的楼身、廊柱与窗棂,被江风浸润,被烟火熏染,泛着深浅不一的褐木原色,纹理沟壑里,皆是时光摩挲的痕迹。侗族村寨里的每一栋吊脚楼,高低错落,疏密有致,顺着山势层层向上排布,顺着江岸连绵延伸。远观,木楼嵌在青山绿水之间,青瓦映着薄雾流云,浑然天成一幅水墨山居图;近赏,木窗雕花简约质朴,廊边木栏古朴厚重,一步一景,一屋一韵,皆是山野人家独有的生活肌理。

吊脚楼的日子,是慢下来的,是贴紧烟火的。木楼分层而居,各司其职,藏着寻常岁月的安稳。底层立柱悬空,遮风避潮,堆放着农耕农具、晒好的干柴,圈养着鸡鸭家禽,盛满山野劳作的质朴底色;中层为人居住屋,堂屋敞亮通透,火塘常年不熄,三餐烟火袅袅升腾。楼前的回廊美人靠,是村寨妇人闲话刺绣、老人晒日闲谈的好去处,指尖穿梭的彩线,连着江畔花鸟,绣着四季山河,也绣着岁岁平安;上层阁楼干爽通风,收纳一季秋收的谷物杂粮,围着一季温饱,藏着人间踏实的期许。朝起听江水潺潺,暮坐看山色沉沉,烟火日常,平淡安然。

日暮西垂,晚霞浸染都柳江面,碧水镀上一层暖金,波光粼粼,满目温柔。劳作归来的村民,踏着山间石阶缓步回家,木梯踩踏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响,声声都是归家的讯号。家家户户火塘燃起,炊烟袅袅绕着吊脚楼飞檐,饭菜香气混着草木清香、江水潮气,在江畔村寨缓缓弥漫。夜色渐临,月色漫过山峦,洒满江面与吊脚楼顶,江水静静流淌,晚风轻拂木楼檐角,远处村寨偶有几声乡语低语,静谧又暖心。没有城市的喧嚣纷扰,唯有山水相依,岁月静好,烟火绵长。

百年江水东流,岁岁楼影依旧。都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,一方吊脚楼守护着一方人。这些悬于江畔、立于山崖的侗寨老木楼,看过千帆过尽,历经寒暑更迭,见证过村寨世代繁衍,承载着侗民族淳朴民风。它不是刻意雕琢的景致,而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默契,是山野人家扎根故土的眷恋,是刻在黔东南血脉里的乡愁底色。

行走于都柳江畔,望青山环抱,听江水呢喃,看侗家吊脚楼静立岁月。一江水,一栋楼,一世安,这便是尘世最动人的栖居,亦是时光最温柔的馈赠。

□ 刘燕成

## 我们的丹寨 —— 兰世标诗词歌词集《泉山吟稿》序

时的青壮年,半生对文艺的不舍不弃,造就了这部书稿的厚重感。

《泉山吟稿》按内容脉络编为七卷:“时代放歌”“丹寨风情”“亲情天伦”“师友酬唱”“感怀言志”“心韵清歌”“词海风声”,每卷作品各有侧重,底蕴深厚,尽显世标兄的赤诚与才情。

第一卷多聚焦家国时政,书写时代风貌与民生点滴,既讴歌建党百年伟业、礼赞党的二十大盛会,亦咏嫦娥探月、神舟问天、航母远航等国之盛事。当然,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篇章,亦俯拾即是:“男儿何惧风霜苦,百炼终成铁血兵”,是他送侄儿入伍时的慷慨寄语;“待到妖氛歼灭日,逆行勇士著奇功”,是他疫散云开的坚定信心;“民生答卷皆圆满,党政思波漫九罗”,则饱含对家乡党委政府的由衷感念。这般真挚赤诚的文学情怀,在他的作品中处处皆有体现,读之余味悠长。

第二卷收入作品一百一十二首,是这部书中作品数量最多、家乡情怀最浓厚的一个板块。书中如“瀑泻云天势若虹,当歌对酒豁心胸”“红霞漫卷皆欢喜,逸兴随心满客怀”“千寨凝春色,诸村沐日晖”“千尺珠帘悬秘境,万年古响诉衷肠”“秀色千重藏岭上,转过溪湾满眼金”等句,皆

让人过目不忘。他以赤诚之心,咏丹寨山水田园、记地域非遗风情、赞乡村变迁风貌、写文旅融合盛景,既抒发多彩贵州之大美,更将云上丹寨的俊秀、奇异和源远流长的非遗文化渲染得恰到好处,读后入心入脑。

第三卷“亲情天伦”,所写皆为骨肉至亲,字里行间满是温厚亲情。诸如“长夜梦魂寻旧影,醒来唯有月空悬”“何因遽夺亲人去,祭拜坟前泪满巾”“征人路上归心急,梦里焚香泪浸衣”等句子,若是在寂静的午夜读到,易使人潸然泪下。亲情本是世间最暖、最刻骨铭心的一种情感,善良的人一生都在守护和释放这种情感。世标兄将这些情感,写得真挚动人。

第四卷“师友酬唱”收入作品三十四首,多为师生同道间往来唱和,或赠答、或共勉,见真情,见真心。第五卷“感怀言志”、第六卷“心韵清歌”,则内容广博、情感细腻。作品多为咏叹曲折多磨的人生、反思风起云涌的世事和回顾过往,展望未来,皆是肺腑之言。其中第六卷的《致燕来》、《致笔触》,以细腻笔触书写牵挂与惦念,情感真挚、温润动人,尤为值得细细品读。

第七卷为原创歌词三十余首,其中《花开花谢都想你》一曲,我最为熟悉,常循环